

大红灯笼亮起来

□战莹

刚吃完早饭就被老爸叫去，非要我陪他买灯笼。商场里，到处张灯结彩，年味十足。我们信步在灯饰柜台前，看着各种款式和形状的灯笼，真不知如何选择了。最后老爸还是按照我老妈的“指示”，买了两盏能变化图案的大红灯笼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灯笼，灯笼，大红灯笼，我心底隐藏的那一盏也开始闪闪烁烁地亮起来……

记得那年小年刚过，妈得了急性关节炎，腿疼得厉害，连路也不能走了，爸带着妈看病去了，家里剩下我和小弟。我拒绝去亲戚家，坚决和小弟在家“留守”。只几天时间，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爸妈日常的话我都会干了——喂鸡鸭和牛；轧水拎水；抱柴做饭；打扫卫生……

那次，爸贪黑从医院回来告诉我们，妈的腿已经能走了，过两天就能出院。爸嘱咐我好多，我悄悄擦着眼泪一一记在心里。天刚一放亮，爸骑着自行车又返回医院了。

最怕屋子里突然静下来，我和小弟就默默数着灰尘穿过阳光的踪迹，看着窗外海棠树的细枝在寒风中战栗，想着爸妈的身影和声音，然后就泪汪汪地地面面相觑。

小弟问我：“姐，妈的腿什么时候能好，爸妈什么时候回来？”

“大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就回来了。”我笃定地说。

晚上，屯子里已经有一两盏灯笼亮起来了。我和小弟就祈祷妈的腿快些好起来，好回家过年。

第二天晚上，屯子里又有几盏灯笼亮起来。我的心里长了草：明天就腊月二十八啦，别人家的灯笼都

已经挂上了。高高的木杆插上松枝，挂上灯笼，寓意着红红火火，吉祥延年。可我家的灯笼杆还躺在仓房里。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去采松枝，回来立灯笼杆，挂灯笼，让大红灯笼亮起来，迎接爸妈回来。主意已定，我有些小兴奋，竟一宿没睡着。

早饭过后，我和小弟穿戴整齐，拿上甩绳就往后山去，那里有一大片松林，四季常青。我在前面开路，小弟踩着我的脚印，雪地里走路慢，等到山边时，朦朦胧胧的太阳已升得老高，有雪飘下来。

小松树的枝不能动，要拣老松树的侧枝——这是去年和爸一起采松枝时爸告诉我的。我不敢往林子走，只在边上寻找着目标，不一会儿，就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棵又高又壮的。它有好多侧枝，叶子又绿又密，仿佛一把把重叠起来的伞。我选定一枚枝叶最茂密、有些似“心”形的侧枝。我和小弟站在高坡上试了好几次，才把甩绳搭在侧枝上，然后绕到松树下，小弟把甩绳的一端缠在腰上，我缠在手腕上。我们同时跳起脚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可是拉了几次，那侧枝只是微微抖动几下，根本没有断的意思。

一阵风吹过，那侧枝“刷刷刷”地响。

“姐，它在嘲笑我们呢。”小弟喘着粗气，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姐，我爬上去压，你在下面拉，上下夹攻，肯定行。”

我发现侧枝不是很高，应该不会有危险。我一边给小弟解开甩绳，一边告诉他要小心。小弟一扫这几天心里的阴霾，露出了调皮的小虎牙：“姐你放心，我是孙悟空的徒弟，我是有功夫的。”说话间，小弟就爬上了树干，因为侧枝太多太密，根本找不到空隙站不起来，这么冷的天，盘在树干上，他的手和脚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于是我催促着说：“坐上去！坐上去！”小弟确实手脚麻利，拽着头顶上的侧枝，蹬着树干试探着移动，很快就坐到我选定的那枚侧枝上，那侧枝又颤了几下。

小时候，曾在山东老家临胸过了一个年。现在想来，在过过的所有年里，这个年过得是最难忘的，其中发生的事，至今都羞与人说。

那一年，我好像还不到10岁。也记不得什么原因，就在一个天空飘着雪花的日子，跟着父亲坐着绿皮火车，咣当了两天两夜，在第3天的早晨，回到了山东老家。走在村子里，时不时，有人和父亲打着招呼，还指着我说，“这是回来过年来了？”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想买点肉蛋，哪怕是买块豆腐，都得凭票供应，有钱都买不到啥，何况人们手里也没多少钱。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早晨，我和弟弟与妈妈坐在一起合计年夜饭的菜谱。弟弟找来一支笔负责记录。从第一个菜记起，先是炒土豆丝，再就是摊个鸡蛋，看到厨房地上有棵大白菜，妈妈说，来个粉丝拌白菜，然后，嘻嘻笑道，“我拌的粉丝白菜最好吃。”再往下想还可以做个什么菜时，竟然想了半天，才想起山东老家给邮来的花生，又很是兴奋地在菜谱上加了个炸花生豆。虽然整个菜谱上没见到鱼肉的字样，但也是皆大欢喜，开心得不得了。所以，这次回山东过年，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山东过年，我最大的期盼，莫过于能在年夜饭时有肉吃，再回东北时，也可以和弟弟显摆显摆。

这点小心思，也许早被父亲看在眼里。两天后，一大早，父亲就带我去赶集。临近年关，那集上的人，人山人海，真叫壮观。好在集上的年货，也是应有尽有，来赶集的人，大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离开集市的时候，父亲的手里已拎着一大长条冒着热气的猪肉。

这个年，父亲没在山东过。临走时，父亲特意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走。虽然当时有些犹豫，但想到那一大长条冒着热气的猪肉，就很坚决地告诉父亲，“我要在山东过年！”

就这样，父亲走了。虽然有些失落，但与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诱惑相比，又实在不算什么。在掰着指头数日子的期盼中，年，终于到了。

好像是从中午开始，二叔就在屋当央支起小炉子，架起小铁锅，点起了火，开始炖起了肉。想着这是父亲买的肉，就很仗义地来到二叔跟前，找个小板凳坐在小炉子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二叔炖肉。

在东庄子，二叔算是个小能人，虽没好好上过几天学，但架不住手巧，好像就没什么他干不了的，就连炒菜，也是色香味俱佳，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爱找他帮忙。他好的肉，那真叫香啊。

炉内的火苗扑扑地向上蹿着。铁锅内的清汤，轻轻地泛着小小的泡泡。二叔时不时用筷子插下锅内炖着的肉，偶尔，再用小勺挖点汁出来，放进嘴里尝尝，那吧唧吧唧的声音，能把人的馋虫勾出来。

二叔这时瞅了瞅我，眼神里闪现着几分狡黠，还有丝丝不怀好意。他笑了笑，说：“馋了？”

我点点头，应道：“馋。”

二叔高声叫道：“张嘴！解馋啦——”

就看到二叔用筷子在锅里夹起一块白白的肥肉，在空中划了两个圈，夸张地就抛到了我已张开的大嘴里。顿时，两腮鼓鼓，双唇紧闭。这可真是肉从天降啊！

二叔问：“香不香？”

我猛地点了点头。

二叔笑着说：“用力咬！”

话音刚落，口中牙齿就迫不及待地刺进肉中，一股浓浓的汤汁从肉中挤了出来，慢慢地，顺着嗓子向肚里流。只是这汤汁刚流到嗓子，浑身就打了一个激灵：这吃的是肉吗？太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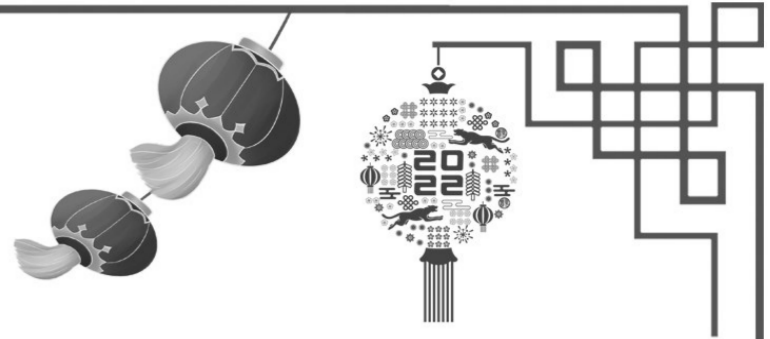
刹那间，只想赶紧把嘴里的这块肉吐出来。但看着眼前二叔全神贯注的眼睛，这嘴里的肉不仅没有吐出来，还硬生生地咽进了肚里。然后，一个高蹦起来，飞一般跑出屋子，找了个墙角，翻江倒海般吐着那块刚刚咽进肚里的肉。

后果很严重。呕吐之后，整个身子都虚脱了，四肢软绵绵没有了一丝力气。不记得是怎么回到了屋里，又是怎么上了床，只记得上了床之后，浑身发烧，虚汗不止，盖了好几床被，还是冷得不行。更严重的，是从此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我再没吃过一次猪肉，而且只要看到猪肉或听别人说到猪肉，就会条件反射恶心不已。

多少年后，每当想起在山东老家过的那个年，就会想起除夕夜里爷爷家那顿年夜饭，想起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想起自己小可怜地躺在被窝里的欲哭无泪，甚至在想，那块没有好熟的猪肉会不会是二叔故意夹给我吃？

大红灯笼高高挂，鞭炮声中旧岁辞。如今过年，谁家的生活会少了肉呢？大过年吃肉吃伤了胃的囡事讲出来，又有多少人会信？但曾经的过往，又是那么真实地历历在目，想忘也忘不了，已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就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吧……



从积满白雪的山上下来时，一层炊烟正涌动在半山腰上，被夕阳染成淡淡的胭脂红，炊烟之下是黑色屋顶和高挺的白杨。

脚一踏进去，烟雾就汹涌地波动，仿若受惊的马群。

山脚还有一层淡青色炊烟，薄薄的一层，没过脚踝。再看那些人家，隐现在两层炊烟之间，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了。

狗吠、鸡啼都十分模糊，如在遥远的天边。

炊烟是有魔力的。

这些炊烟来自房顶形状怪异的烟囱。烟囱有的直一点，有的弯一点，有的还带着树疤、树节，稳稳地，从容不迫地把炊烟送到高处。

炊烟的一头连着遥不可及的天际，另一头连着热烘烘的炕头和锅灶。锅的下面，灶火正在燃烧。再老的房子也没关系，炊烟会让他们活泛起来。

烧火是我的活。我蹲在锅灶旁边，听大人指挥，填上一根柴，撤掉一根柴，或是都撤掉，也有连锅底的炭都清出去的时候。只有这样，白米饭才熟得刚刚好，不会结太厚的锅巴，饼也会软硬适中。这样的事做得多了，总以为自己也会了，只盼一显身手。

终于有一次，大人们都不在家，而那天是期中考试。我兴奋地把饭菜放到锅里，锅底填上不多不少的水。可以是火呢，一直到最后也没有着起来。害得我费掉了一盒火柴，数个草纸本。灶王爷一直端坐在锅灶一侧的墙上，笑眯眯地看着。

最后不得不放弃吃饭的想法，往学校跑去。坐在考卷前还在喘气，手上的灰黑把卷子弄出一条脏迹。

奶奶说，这功夫不用学，烟熏火燎就会了。

灶王爷是最喜欢烟火味的神仙，坐在灶头，受一家的烟火。一年到头下来，满身满脸的油灰把他变成一幅古画。直到腊月二十三他才可以放几天假，据说是回天庭去了。这一天我们家通常要做地瓜、鸡蛋挂浆，还要炸面果儿，希望灶王爷能多多美言。

这个月份似乎什么都不太一样，大人们生气、骂人的时候明显少了，仿佛一下子就学会了克制。

肉要切成一条条的，有炖在锅里的，还有吊在房巴上的。

奶奶把肉用盐腌起来，腌一阵又放到灶火上燎，刚闻到一点肉香的时候，就燎好了，抹上厚厚的大豆酱。在我正猜测要怎样个吃法的时候，爷爷过来了，在肉条扎一个孔，穿一根不粗不细的麻绳，用长长的炉钩挑着，就送到房巴垂下的数个铁钩上去了。

这些肉不大情愿地晃了两晃，之后就一动也不动了。

一整个冬天，厨房里面的烟气、雾气日日蒸腾。天最冷的那几天烟雾也最厚最浓，进出灶房要喊一嗓子，或是咳嗽一声，要不非得和里面的人挤撞到一块儿不可。

烟雾散尽，蜡烛、油灯再燃起来，等油灯和蜡烛熄了，太阳又升起来。

鸟鸣、鸡啼，邻居、亲人的交谈声、吵闹声，人来了，人走了，人哭了，人又笑了。

隔一段时间，毛驴就被请进来，蒙着眼睛，一圈一圈地走着，磨盘上扫下黄澄澄的大卷子，小卷子，玉米面。

黄嫩嫩的小鸡孵好了，由母鸡咯咯地带着，满地跑，天气再暖一点，母鸡一家就住到了外边。

那些肉条一直静默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起初还有些香味，勾引得小猫时时惦记，不过它也只是坐在磨盘上眼巴巴看上一阵罢了。

我偶尔也会想起它们来，偶尔看上一眼，它们越发变得不像话，越来越干瘪。

春天来时，房门上的玻璃要提前卸掉一块，迎接燕子归来。燕子娴熟地穿过窗子，进入灶房，灵巧地穿过那些肉条，找到它们房巴上的窝。

我才会想起来什么似地看过去，早已看不出什么来了，那些肉条变得红红黑黑，和房巴上的木片一样了。

杏花开了，新酱正在杏树下的缸里发酵。奶奶在树下，手中的酱花一上一下，鼓捣出日渐浓郁的酱香。燕子飞过去，还有不知名的什么鸟也飞过去，好听地鸣叫着，和四周山上的鸟鸣遥相呼应。

满园的杏花都开了，好像奶奶一直站在树下，站了很久。她一抬头，头发就花白了，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像杏花一样明亮，花白的头发上落下了小巧的花瓣。

园中的豆角、蒜苔翠绿、娇嫩，带着露珠儿，我怀抱着它们跑回屋子。

我看到奶奶正切着一块不同寻常的东西，外面黑乎乎，可内里却是红彤彤的，清透、油亮，配上蒜苔和豆角的翠绿，满眼都是惊艳。

夹上一片放在嘴里慢慢嚼着，筋道、多汁，有淡淡酱香和烟火气。

这肉该叫什么，有一天我问奶奶，她说，是不是就叫酱腊肉呢。这回答似乎不太肯定。

为什么叫腊肉？我追问。

腊月做的呗。她答。

其实我想问的还有很多，比如，奶奶是和谁学的，为什么左邻右舍只有奶奶会做这种肉。但她已经开始一边忙着什么一边哼戏了。这些她从来不讲。

我知道为什么那味道会让人心生感动，引人怀念，因为那里面住着的是烟火，谜一样的烟火。

一首诗被春天吟诵

□贾林森

树梢在北风中沉思了许久
好像要等待一个默契的时间
让芽孢探出头去叫醒春天
为一首诗的开头
晕染春色
昨日贝加尔湖的冷峻
给诗的天空邮寄太多的雪花
一朵追着一朵
而大地就像一张纸铺开
吸引这些精灵
落笔，沉思

然后笔走龙蛇，画出顿挫
抑扬一棵树的刚直
再经过诗意，让身体柔软起来
那模样，如果有飘落的桃花
就是开出春天的样子

于是，诗韵悄悄展开
所有的根茎苏醒
你经历过，我经历过
垄沟垄台相庆的一首诗里
绿色的味道
正被春天站在那吟诵

昨夜，一场雪翩然而至
没有雪的村庄
是画着秋天的样子
有落叶、光秃秃的篱笆
也有追赶风而掉落的鸟巢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风的顽皮
鸟巢在它的顽皮里
滚着自己的曲线
只有落叶悄无声息翻过墙头
不让我看它黯然神伤的样子

就在我睡下的昨夜
一场雪翩然而至
把我眼里的秋天埋起来
我想找到我坐过
有秋天气息的石头
却被一只鸟引开了视线

它在雪地努力印着自己的足迹
像是对我保证
雪的下面正在酝酿一个奇迹
我知道，它用“个”字排成箭头
证明着春天的走向

所以冬天不再漫长
一场雪足以缩短念旧的日子
等一盏灯走过那只鸟落过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标点
给这场雪做最后的总结

过年囡事

□迟建边

